

788.24

宋文鑑卷第八

賦

大禮慶成賦

齋居賦

鳴鷄賦

雨望賦

鳴蛙賦

哀伯牙賦

求志賦

大禮慶成賦

惟宋六世

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垂鴻

襲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充塞光融翕赫六合

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於南郊乃

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晁補之

張耒

天地咸在牲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
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
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羣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
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末由知之惟
受福者其享之古也恭惟國家合際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 太
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略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 太
宗威定宇內震蕩大鹵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 眞宗熙洽富
盛符瑞委積南牧之獠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 仁宗席
安據厚不動指顧孽獠狴差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
太平垂五十年 英宗入纂百姓與能 神考有爲六服承德此
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哉於是天子乃
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修竿兮
颺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
周流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

粹然玉溫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
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
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翼翼清
廟觀德之官 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
人瞻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考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
含辛霽暘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祇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飭
兵旣透透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淘淘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
旆翁赫歛霍兮攫擎龍虎而亂鯤鵬雄鷺瞻威而震伏兮柔良化
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蚩尤而折纓槍執飛廉圉
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
跂足俯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頰口之成祝也於
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坰垣其迤邐兮場圃旣寒而畢功頽青雲以
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
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歛成兮涌九地而出峙

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鬪棟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
洛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墁而皆機杼
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驚霆之
蹕既震洶壑之聲咸寂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而
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
讐鬼愕望騰精以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
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于燎具
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為朝暘遠為融風赫赫曦曦
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流汪洋
璧玉照徹祥禳衡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悅白質之獸簫
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
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鶩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闢清都
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効濡於是禮備
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闕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

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
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
饒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主
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
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
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
兮

齊居賦

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
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
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
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
以為形又遠眺而高居卻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窒慾
愛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

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
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弗失且夫冰炭
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
陵有如微陽則浣心滌志以卻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
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
乎

鳴雞賦

張耒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
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峩峩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攬秀尾翹騰
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
幽窗之沉沉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鍾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
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
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
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霽霽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
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
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
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
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之能為益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
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被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
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
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絕夜為
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
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
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

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噦而嘔若咽而
嗽瘖者之呼吃者之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
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鬼怪之迷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
而悲又若夫早暎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
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
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
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閒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
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
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
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過爾觀夫春露初靄朝華始剪文羽清
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
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
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
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
蛙斂吻收足尪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
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爲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閒四方萬里知爾
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旣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
聞欲語不可幅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
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伎者必不和眾人之耳而媚眾
耳者又善工之深耻違眾者常子子其無翼而冒耻者乃身安而
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爲至巧
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
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蠢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兮魯東鄙
而北鄒固余心其悃款兮求前聖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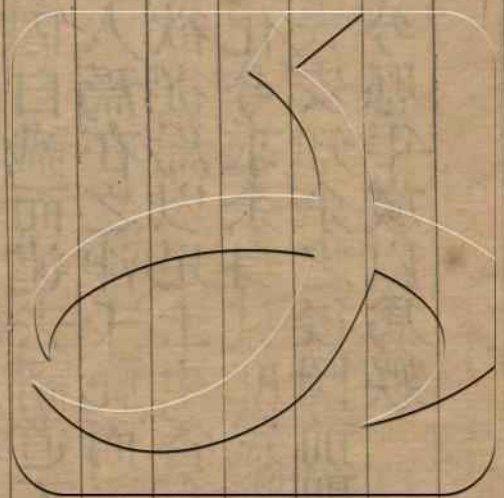
邴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弃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
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睢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
求厯山之所在昔封嶠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
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束薪而自
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以淮南睢訴死於
婆娑兮悲綽約之亦繼彼章程之詭嘯兮既睟胎於甲夜何伸御
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
苗山猶若■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
山岬岬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嗟吾何不可留此土兮切悲越
人之襪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綏冬朦朦其多雨兮夏
瘴熱以生蠹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
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
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以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屢兮漢遺
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夕余

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余令樓季爲
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軻使環
澗兮密吾牙使僕屬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遘余
生之罹憫兮歸將母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獨守此四隅時
命大繆兮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霜蔓然其萃之增歔歔
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勞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憚四序
之不淹兮春藹藹其既非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聊此時悲予
仲之婉變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羸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
食歲早暎而不雨兮螟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
湯湯於陵子之終編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芬而潔腹兮夫豈不
足以忘老眾虜身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颺持衣裳而鬻暑兮余
固知余賈之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
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
兮會何以知其所繫頽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

悲咤兮疇獨憂余之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
淵之靈津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羿
之志於殼兮亦反求夫全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罪罟之所尋
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投能兮哀熒獨此黎庶
牧羊而肥兮式亦用而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宇千日而糾紛連袵
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於周門兮獨惆悵而延竚先事而
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費舉九鼎於鯁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
之好修兮蹇博大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柏不改其青固黃子
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美亦未艾彼喔
咿爲已甚兮羌浮石而沉木子雲之好思兮亦眾諱其寂寞虞氏
之爲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靈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鱸
眾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以
論世良惘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
其一毛融躬行旣卒騎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乘馬兮桓榮

亦尊乎富貴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久膺之激烈兮羌
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所嘏兮何以懼此不祥豈其莫忍鄰之
掉兮紛救鬪而得傷嘉林宗之善裁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
之可爲兮行漁瀨以畢世喟稽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阮清
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爲兮爲者敗之眾悖然
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泮干祀而語鄰兮郭與至人之服意神
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侘傺兮此時
曾霍叔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爲糗修
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與
時翱翔於道奧兮歷年歲以爲娛

宋文鑑卷第八



宋文鑑卷第九

賦

北渚亭賦

黃樓賦

送將歸賦

天下為一家賦

南征賦

宣防宮賦

北渚亭賦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早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大人行辱出其後訪其為文故事廩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

晁補之

秦觀

蔡確

呂大鈞

邢居實

劉跂

晁補之

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
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
山小魯而已迺撤地南葦閒壞亭徙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
可也作北渚亭其詞曰

登爽邱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支扶疎而走
隰踰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淶漫而將屯兮後滌確其
相襲坏者扈者嶧者垣者礪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附
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脈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淫漑
澱灑滄汨泌滋漚激滴忽瀟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滄防爲
井沼壅爲碓礪得平而肆迺澗澗而滂沛經民間而貫府舍兮豬
爲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逸閭閻之遺址兮肇嘉名乎北
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境勝之爲難兮善擇勝之
爲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之萩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岩
堯望南山之孱顏修榦大枝出欄造天藐岵岫之蔽虧乍髣髴其

雲煙思僊人之樓居尙輕舉而高翻蓋駕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
桓崗巒忽其翔舞萩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眸收城郭乎環堵
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蘊荃杜蘅眾物居之浩若煙
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醫呂觀魚其睢鳴榘四合方舟順涯
鱸鯉窘乎深塘兮鴻鴈起於中泚復有桂舫蘭榼浮游其中榜歌
流唱自西徂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出
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中駭河漢之
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
偓佺兮采芝英乎瑤圃庶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
酣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邱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
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菑遊樂中具五民秋田
青邱實圍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其疆孰與
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嘯虎牙桀立芙蓉菡萏尙想三週追奔執
鞬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同尙和私乎紀獻而齊自是

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固去何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唾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迷屬有感而歔歔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可知乎千古於是客輒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輒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

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譏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騶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邱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殽核以爲儀儼雲霄以爲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勞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韙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會不介乎心思正余觀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其平日游此子之所悲怨慕悽愴尙不能自支而況於余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侍我行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粵嶺之南溟海之西洗亭之側瀘水之湄出門躑躅以將別仰天涕泣之交頤浮雲爲我變色行路爲我齋咨而況於余乎余方省愆念咎藿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之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久當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告吾親其以斯也乎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深入仗忠信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余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天下爲一家賦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

疆以八荒之際爲蕃衛以九州之限爲垣墻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賢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辦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旣衰斯道斯屈析爲十二并爲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遏繹以幸其災縱謀用閒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闔牆鬪很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

門興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
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簡不省皆土苴
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能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
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
委不善御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門無法則何緣而雍
睦豪彊日橫而略無鞭扑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
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
則今必有合彼既有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
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余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無畎畝以歸休
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昏于庭闈兮忽十年其于
茲哀眾人之夢夢兮乘熾危以射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
所恥慕前哲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盥耳懼離羣之孤陋兮將遠舉

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為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
尤於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
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
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
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輶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回顧念長路
之迢遠兮恐白日之云暮勅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
軛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乎衷經
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鴻豁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
風鹿呦呦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悵悵其
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于尉氏登高邱以長嘯兮聲慷慨
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停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
陳迹於蓬蒿時桂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雉挾雌以高飛
兮倉鷓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征欲淹留以
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塊莽以阨靡兮迥極目乎百里獨莞

楚以遠遊兮曾不得而少止歷釣臺之故邱兮涉潁水之溱溱望
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
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蹇躓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
昏間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
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以馳羣山崒崒而造天
兮踐羊氏之北境企予足以長望兮南路眇其方永經昆陽之遺
墟兮聊裴回而逡巡高城曲拂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
穴處於其下兮颺颺吟嘯而成羣蒿艾蒹葭以相依兮枳棘鬱其
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方巨滑之滔天兮恣豺狼
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驅虎豹以爲羣仗大義而奮討兮實南
土之裔孫運攬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兮曾
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
魂魄遊乎何鄉冀髣髴其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
兮陟方城之峨峨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劔鋏而浩歌覽陵阜之參

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何而不亡宿上唐之
候館兮聽晨雞之悲鳴濯予纓于泌水兮瞻桐柏之嶽嶽飄風嫖
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悽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繽紛
念往人之阻修兮歎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
跚僕夫憔悴以懷歸兮懸章陵而南邁奠濁醪于漢祠兮顧白水
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
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
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
言兮疾沒世而無名就寂寞以閒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
爲籬兮塗申椒以爲堂蕙披靡而盛茂兮眾香郁其芬芳優游偃
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 跂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宣防之宮

燕其羣臣乃稱曰隕林竹兮挺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顧眄意得
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
云亭雷行焱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
不愛社石城金甌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頷略心解
目睹八隅四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
鼉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可謂樂矣
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
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
積石而沉浮包渾淪與俱遊羌壘壘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
盤礴瀆滉呼洽沕瀾蕩然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
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麟沛轢洛積為委輸漢沸出乎地上
况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天儀聯絡地脈疏排淤
漫鑿鑿岩平野其執人有安宅化鱗介為冠冕蓋千有八百國
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絲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舖修

若馬頰如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眾折然後安翔徐回
脈脈並醜紆餘衍漾絲眇透遲虬潛蛟伏波不得興視榮光與氣
休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羣雄
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氣弗宣託洵湧以為貨兮阻垂屣以自藩
崇墉連蜷矗以相售兮巨浸瀼瀼汨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
之津雉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垂
天之翼橫海之鱗恣噴膠葛會不得搶榆枋而泛蹄涔矧劬鬱
靡所容怒霆擊電掣剡已脫兔益以桃華之流駛乎竹箭之馭彌
滿鴻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畚隄汰雞距之防橫鑿牙之木
上下連環旁側伏闕竹落千緡夾揆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踉馬糗
糧齊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於長平之禍
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
吸潮汐關竅邱源渾浮空漚沮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而
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峯乎層巔表泰紫之嵯嶢陋靈光之歸

然長封爲局土鍵石鑄守如峭函葉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弔
枝葉茂而本發財乏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啟
離宮而落成卻兩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戢長
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閒意定澹然無營語未既天子數顧
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逡巡卻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
方大夫言

宋文鑑卷第九

宋文鑑卷第十

賦

南都賦

颶風賦

思子臺賦

參賦

南都賦

王仲勇

蘇過

蘇過

米黻

王仲勇

洛陽王仲勇侍親客于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城邑人物
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粗得其凡焉因藉華陽先生渙上公
子爲問答以賦詞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之左

水經曰睢水東南流

歎曰先生睹斯而已獨不聞往者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

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陳而可喻請爲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睢

之陽其地則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黍邱之野包

以闕伯之疆盟豬出其右汲水更其旁渙穀滅唯膠涑逐黃宋

徑乎龍邱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

潢下達渦泗滙于淮湘溯清梁澗淼淼洋洋灑灑灑灑灑灑湯

若乃歷華里經洧陵乘襄塢陟貫城傍空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

升橫亭伊高辛之帝子主大火而修祀鄙葛伯之仇餉猗湯征之

攸始嘉微子之啟封卒繼承於商氏訪桐廬之兩門孰世遠而難

紀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岡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

銘三鼎與征鉞會餘光之未墜仰子喬之颯馭世獨尙其邱墳臨

繪水而徙倚唯渙二水謂之誦相如之高文閱雙廟之靈宇欽張

許之威神忠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見

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能詳也若宮

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光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

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其功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

敦序帝室以光乃命子武俾侯于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秦

山之險西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則九州之奧區焉廣衍沃壤則

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濞城而連

屬起直道以縈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與百堵法上國之

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杆而和之流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

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擬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巖巍然起乎

中央散彤彩而濛濛復煒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

驥軒鸞翥於飛費欲乘風而下翔厯太階之寶砌駢璧瑛與玉璫

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叫窳窳宛仰

不見陽列方疏而散綺玉女睨而悠颺又有宴閒之館是日忘憂

文章灑博卓落瑰奇者萃乎其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淥鄴細柳

閒以連璋沓璧綴以清管弱絲東苑望園三百餘里駿驥鸚鵡山

鵲野雉守狗戴勝鳩鵠翡翠聲音相聞翱翔往來萬端麟崱不可

勝記其木則檉松榿栴楸梧栢樞欂檀木蘭栴欄豫章華楓翠槐
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其果則榿梨棗栗素柰朱櫻紫棗
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蘭陸縻蕪菘龍杜蘅荜蕒江薤芎藭
庭蕉聳綠堦藥翻紅糝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
叢芬芬馥馥蒙茸芄芄其竹則篔簹鐘篴箛箏筠筍簞疏篁密篠布
擁夾池檀欒菴茸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靡雲披於是乎複道連
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一望平臺與離宮曠眇忘其何
所中有百靈煙嵐奇秀表以落猿之巖環以棲龍之岫既盤紆以
第鬱亦映帶其左右面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升望秦之峻
嶺懷故關而回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
可躋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而復迷驚斗杓之類逼頽霓鬣之下
垂疑眞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之對峙復偃蹇以穹隆
上憑苑檻之崢嶸况忽不知其幾重下瞰清淵之澄澈金碧倒影
乎其中旁接鴈池綠淨漪漣秋浪漲雨春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鳧

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槩漁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鸕鷀鴉鴉鴛鴦
鵝鷺鷗鳧鷓鴣子鵠侶鴻儔翺翺載沉載浮既澆濶而隨波
蹇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蘼苧蘋莞蒹葭蒲蔣白蘋綠苕芡實蓮
房雨濯幹而增綠風披華而吐芳王臨是國綽有餘閒思遊東苑
縱獵乎其閒於是乘雕玉之輿馴要虜之馬紛萬騎之徒驚千乘
之駕服太阿之雄劔靡彩虹之珠旂鳴和鑾以玲瓏翳羽蓋以葳
蕤安國奉轡嚴忌附輿扈從橫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專諸依岡
爲罝因川爲漁奮駭百獸電激雷驅猛雄螭蹇豪豬轉犀犛麟麇
麋輓游騫躡駮馳弓不妄發應聲而殊鋌不虛擲洞肯穿羈山殫
谷盡子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而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
衰相與賓客復遊於鴈鷺之池登龍檻飛鳳蓋釣錦鱗出文具弋
白鷗挂黃鶴鷓鴣下鷓鴣落薄暮日斜俛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
之眾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略也馳騁少怠明日乃晏于平臺召
相如延鄒枚綺席列雕屏開膾猩脰炙豹胎酌金漿之耐觴縹玉

之酷吹紫鳳之簫擊靈鼉之鼓聆遼瀋之歌睇巴渝之舞又有邯鄲曼姬燕代麗女輕祛靚妝綽約媚嫵明眸微睨色授神予於是眾客皆醉頽然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躋閒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兮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輝先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古而陋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大宋之盛乎夫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邱大啟土宇創洪圖而遺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暢皇武西邊巴蜀東澹海潛北指幽薊南曜朱垠天乙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祥符之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甫之基神祇安妥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毫社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問鰥寡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旆載揚迺睠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洒翔鸞之神翰揆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

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頌慶洞開歸德峻峙正殿曰頌慶若閭闔之特闈連馭娑與枌詣偉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三聖神御奉安鴻慶宮宮官日事酌獻歸罪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承武烈彌萬祀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勳雋老五姓寔昌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敏肅張文定寓睢陽者凡五族蹈先生之學舍祥符中正素殿先生始建學舍溢誦聲以洋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富鄭公范文正俯浪宕之舊渠汴渠一名浪宕伊洛之清流水人於洛灑江吳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祥輝南都四連闔帶闐列隧通畿萬商干賈鱗集羽歸星布織麗山積瑰奇來不可抑往不可羈南獠蠻而東滅狎紛大貝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營馭以驍將厲以犀兵時以蒐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扼一都之衝會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曜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雨芄芄離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觴

淶波檜陰四合照碧妙峯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

月又有玉觸金縷光華宴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自流鴈至

亭名聯觀光與望雲觀光望雲指中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

漏漏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晏元獻放馴鷺於

識海鴈於舊橋夏文莊自青社橋日海鴈爾乃金魚分籥玉麟剖符

夫輔弼耆德侍從鴻儒鎮撫東土保釐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

俗之安舒乘朝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

之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其髣髴

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舊跡不睹大宋之豐

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名不知藝祖興王之實也徒誇免

園之大鴈沼之廣不識原廟之尊帝宮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為茂

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雲翔諸侯僭上游晏無度孰若天子巡守

動靜有常珍怪之翫奇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粱先生之

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既而幡然改

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十年所眩曜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皇祖起焉煌煌巍闕真人巡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子明焉

颶風賦

蘇過

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

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

蕭然槁葉款款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

六益襲土囊而暴怒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

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

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

並駑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讙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

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書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啗酒漿
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茨
之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
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悞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
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
怖耶蟻之緣也噓則塵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
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
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噴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
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眾怪耀眩求髣髴於過目視空中之
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入與其弟沆子凝皆
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學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
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

亡之余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
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
子猶得見斯人曾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
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塘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
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
而銜鋒敗趙國於挽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閒漢武之多忌兮謂
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徃君王之好殺兮
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
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會不鑿予之無聊兮實有家心負此名而
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日理遺大患
於蒼粹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
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
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

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魂煢煢兮其歸來蓋庶幾於復
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
會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昭其離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
婦晨雉疆王定制惟懸懷之遭離兮實迫二於漢戾顧孱后之何
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
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晒兮亦各言其子
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
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孤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
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一既上配
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
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
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
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
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

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
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
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惟符惟孟德之鷲忍兮以嗜殺以爲
娛彼揚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
鼠輩之果無同砥憤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矐吾將以嗜殺爲戒
也故於末而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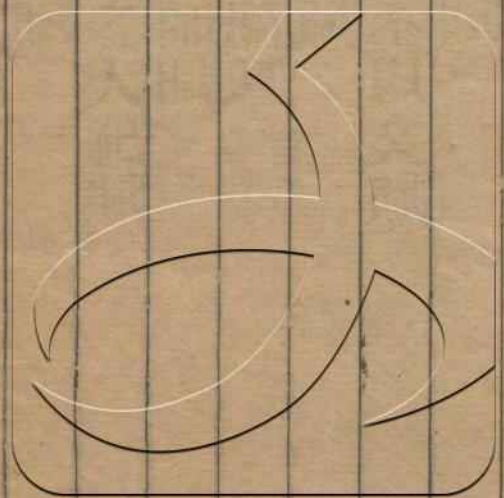
參賦

米 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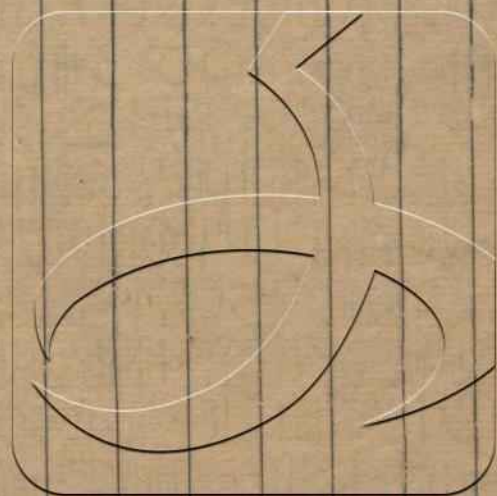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黍神怡志豫闕符合瑞至于嚮
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觀三星聯影掩然當戶顧侍臣
曰是何星也侍臣枚臬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
曰可聞其掩歟臬曰臣之淺學俳儕優隊捷語翮言奉歡承話稱
道盛德受況甚大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臬乃跪而進
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墮號鵲

梁匪鳶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
粵嶺山斷遼海城長驪邱虛地阿房繡牆則是星也
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
民之樂生鼓舞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己納隍周
之文武迄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
星也亦常燁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
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四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
宥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惇朴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
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嘗燿燿而灼灼今陛下承
累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
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駮庶之異
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
掩掩而無光臣臯所以堙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
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

起問壽聖百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宋文鑑卷第十



宋文鑑卷第十一

律賦

有物混成賦

金在鎔賦

德車結旌賦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王畿千里賦

長嘯卻胡騎賦

首善自京師賦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

圓丘象天賦

濁醪有妙理賦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四海以職來祭賦

王會

范仲淹

宋庠

歐陽修

宋祁

范鎮

王安石

蘇頌

鄭獬

蘇軾

孔文仲

孔武仲

舜琴歌南風賦

舒 亶

公生明賦

許安世

智若禹之行水賦

孔平仲

周以宗彊賦

沈 初

佚道使民賦

林 希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江 衍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秦 觀

有物混成賦虛象生在天地之始

王 會

妙物難模先天有緒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縮不盈賦
象寧窮於廣狹匪離匪斷流形罔滯於盈虛原夫未辨兩儀中含
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會莫知夫影響問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
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
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
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芥大不充於寰海配一氣以冥運

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
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
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
視焉且無訝深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誠
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
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為君
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
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
以隨時 今我后掌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
復始巍巍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金在鎔賦金在良冶求鑄成器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熠燿騰精乍
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籛斯在
俄融融而委質或惝惝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

停百鍊之功可待況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
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
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
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
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易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治
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
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
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
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尙象而無
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
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鑑亦庶幾於國器

德車結旌賦

車結旌者昭德之美

宋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駕陳儀采
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順考前經鋪聞往說

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

藏飾以尙純肅穆展

輪詎垂旖而就列蓋由抑乃盛飾

品於輿服茂揚

威於旆旌肅軫無譁方斂藏於旂厲馳軒

奕於綏纓且

夫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

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訶乎卷而懷之國乘

制容益顯乎素為貴者是知車之用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

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啟行陋邦旌之子

子錯衡遵路殊風旆之搖搖若然則動有彝儀文無異色雖嚴駕

以備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

括於采章輶輶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緝儀自

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
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
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美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天應誠德豈尙文爲

歐陽修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眾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河東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大旱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女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方之為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想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

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閉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

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展

王畿千里賦畿制千里尊大王國

宋祁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千里以為畿總大眾之奠
居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以重皇威二代而還維周有制孽庶
績以圖大廓多方而為衛作我上國垂諸永世以謂地非中夏無
以示天子之常尊王不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
考極乎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回合鄉遂巨
而蟬聯溝封斯萬疆場且千差籍九畿定夫家於都鄙出車萬乘
括賦入於原田是謂辨方且非期侈靡焉天府之國巍乎王者之
里爵祿命賜之供億朝覲會同之底止不偏陋以取侮不夸矜而
役美侔江海之重潤乃據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
夷面內玉帛駿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
廣歸之眾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於有截示極摯於羣元倍十子
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甸稍卑不得以侔尊亦由天之高燾物而

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可度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
沉潛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咸又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
理乃同歸史稱後世之無加事誠胥會美夫周原膺膺禹畫芒芒
或處瘠為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於神甸跡前謀於合王所
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洪惟我
朝奄有萬國託宏基於天地亘長藩於道德所以申畫邦畿是用
守之無極

長嘯卻胡騎賦清嘯開外胡騎潛去

范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卻胡人之亂兵初歷歷
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
守并門之衝要邊寇眾至虜戰數挑勝不可以近決敵不可以前
料凌雲拔幟誰為趙壁之謀訴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
期於眾聞微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
夜長吟故異雞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可破危

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爲之戚服而去吾不爲之泰亦猶雅歌之
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外豈不以嘯本予發抑揚而
自娛騎雖爾眾顧視而如無既傾聽以知漢乃散逃而入胡若楚
軍夜遁之時間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
謀者爲眾歸向力者必自置此以安而得僞彼以疆而失利因惟
口之出好去滿日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面之人廣漠一
隅不逢南牧之騎犬哉人籟斯發邊兵遂潛蓋得先聲之術曾無
黷武之嫌談笑而卻秦軍理宜其底愜息而藩魏室功亦難兼是
何據一郡之尊憑百姓之助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
以著使被髮之醜類咸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爲
西北之慮

首善自京師賦

崇勸儒學
爲天下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闔承師
論道之基先繇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

天下治遠於近制眾以寡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
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
形四方之風也本仁祖義取材斂賢講制量于中土鬯聲明於普
天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眾行乎鄉黨斯爲庠序之先是何拳拳
諸生亶亶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
萬世用又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
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
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
之爲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基向
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宮衰落禮義之官廢弛鄉風者無
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
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啟胄子之祕宇據神邦之奧區憲先王
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
化參漢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

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
來使元元之敦勸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聖人以通

蘇頌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歷用明於大紀考星咸自於初躔
合三體以爲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數無愆古有善談載
於前志因太初創歷之首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
天地有時以記夫啟閉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爲
正晦朔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惟君
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修於時
利況夫歷爲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禘之至妙豈深思之
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暑于儀帝舜則義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
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乘於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
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于房
月窮於紀孟陬既協於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班正朔以爲

令王乃觀性情而順理章部元之書兮著於彼子丑寅之正兮見
於此可以察發斂於未然定舒慘之所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
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且夫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逢
地之道也柔以剛而莫窮非乃聖無以探其蹟非立法無以舉其
中我乃錯綜氣候稽參變通起建星而運算故積歲以成功考連
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邃應大呂黃鍾之統立道斯同用能鈞校舊
儀審觀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於焉而可步于以極陰陽之
大端于以備六五之中數亦何異魯經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義易
窮神合五位而象布後王以是知歷象不可不審經紀不可不循
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於民馮相則致乎日月保章則志
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
天而占人彼爲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璇璣而觀大運
蓋明氣候之因猶未若測運動於二儀齊往來於七政建乃星紀
先夫算命 吾皇所以監古歷之尤疏頒新書而考正天人之際

因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圓丘象天賦

圓丘就陽上憲天體

鄭獬

禮大必簡丘圓自然蓋推尊於上帝遂擬象於高天必在國南蟠
宏基之高厚用符陽體取大運之周旋王者揆禮之文為民之唱
修明大禘導迎景貺有祭焉格神于下有祀焉享帝于上謂丘也
其形特異我所以貴其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圓我所以法之相尚
爾乃旋仲冬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詔王是必肇靈壤
以高峙模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做高穹之大體
以就乎陽由是懽然神意交穆然天貺授徧羣靈以從之祀嚴太
祖以為之侑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
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
求故我相法於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
其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橐籥以籍誠有陶匏以薦禮大裘焉
以彰其質蒼璧焉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

命郊兆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無以稱其德接至高者丘
所以表其虔與地居上如天轉圓對方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
儀之冥運自貴其全聖人所以明禮大原建邦茂憲兆其成迹符
於至健夫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之至論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蘇軾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盎盎以無
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以導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
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
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
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
之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
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
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之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
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

可以舖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
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
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聞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
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鞵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湯地
常陋王式之編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
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
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歎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
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
而汲於清泠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予口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秦階既平風雨時若

孔文仲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正六符炳
光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羣生大儀之遠兮其體高明列
宿之繁兮其文交錯君道修於下則瑞爲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

從而作偉一德之温恭感三階之炳燦騰精于上燭太微紫微之
居垂象於人應時雨時風之若燿燿華藻蒼蒼昊穹常輝乎六一
之座密次乎文昌之宮則必天地協應陰陽大同沐之以膏雨撓
之以祥風上燦高躔既色齊而光大俯呈休驗俾根著之滋豐靈
臺齊政兮知精禋之祥太史占天兮測宿離之會上焉兩雨之悉
正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鼓舞洪恩霽霏觀文察變仰魁斗之均
明薄山流淵蘇物情而交泰豈不以天至邈也其監無私星至遠
也其應不欺惟上階之成象合元后之題期或當乎卿大夫之列
或主乎士庶人之卑率皆騰耀而有爛守常而莫移致此協氣播
於大時薰兮解慍之美沛若如膏之滋順軌而居展開德宣符之
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爲斯蓋位焉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
其經緯使清微之令均被乎率土脈沐之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
外涵濡罔既相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仰觀其符知協調於六氣
誠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藹休功於萬

宇兆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微淒苦之戾出於記則無焱暴之乖
驗斗覆而歲穰求端則正占畢明而夷貢取類其皆班固志之也
曉然示人方朔陳之也勤於致主修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觀
符作肅作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苦又何必饗帝於郊始能節乎
風雨

四海以職來祭賦

天下之職能助王祭

孔武仲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肅爾駿奔各
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處
廉陞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假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
宁教流當世本至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
時也六服面內五侯至前同姓異姓兮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兮迭
承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侍祠而吉蠲造此闕庭鎗八鸞於外屏
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賢誓以常刑則臣
無廢職辨其吉禮之掌同厥驩心之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

遞見居多振鷺之容承命勤修皆有和羹之德誠以報本反始者
神聖之美教尊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顯若格繇宇以
承之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軼所以周廟陳常美羣公之肅肅湯
孫致饗詠列辟之祁祁眾莫眾於侯方尊孰尊於君者大邦小國
今至自畿外美味和氣分實於堂下共承上化參德遜於前書各
盡臣恭協禠將於大雅夫盡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殊免爵於西
漢異責茅於邵陵以極精禋之意用全孝饗之能薦牲惟時推至
誠而茂對執膳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
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親賢同慮幸丁萃亨之
時孰不驩虞而來助

舜琴歌南風賦

帝舜作琴以歌南風

舒亶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五絃寫
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粵其耕稼陶漁至為君聽
明睿智積諸己日深致孝之念躬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

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
在琴具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又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寫于一
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敘情適在無爲之日薰兮
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之恩覃親之於己
也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具
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而奏聲參韶樂之清寓象而言義並凱
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
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
一時之愠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
協氣流而時消愆懣閨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
厲風被乃俗功歸于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
阜財於世茲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
含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歎音調而理
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昔者導樂理之清瀟達孝思之進進內將

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公生明賦公不偏黨
明則生矣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一意之黨
偏不私乎物照百爲之情僞罔汨於中若夫外交事變之繁中固
心誠之守以謂虛己鑒物則枉直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
庶理之皆辨捨至公而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羣倫旁燭無疆
遂致明於萬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眾之所棄非
作好也好其眾之所賢蓋依違牽制者固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
乃其自然百志惟寧居絕傾邪之漸五綦不亂遂觀昭曠之先蓋
夫智因窒而後昏性以私而有黨愛憎既絕則真僞必審取捨既
平則善惡不爽抱純正以中執涵機靈而內養所以主心善治湯
無蔽塞之憂直道欽承文有照臨之廣豈不以湛靜者人之性偏
闇者性之情知靜爲本故虛之則定知闇爲害故去之則明正厥
心官始閑邪而制物發爲智燭終迪哲以通誠大抵處有累之地

者莫不徇私對無窮之變者鮮能不惑凡適理以非眩由秉心之
自克得不保守天資蹈行聖則周而不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徐
清有三知之入德因知心乃物之鑒公為職之衡係吝既屏純明
自生以之察已則事至不惑推而成務則物來敢名是故君子養
源于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己豈徒無譖訴之行嗟夫有為者易
失其本心無憚者或迷於至理故伍文黨與以醜正恭顯庸回而
嫉士智尙昧於自保識敢期於遠視惟夫以公正為心明則生矣
智若禹之行水賦如馬智之行水

孔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喻蓋存心之自誠淵然初物之
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靈萬類而生毓五常
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
成於大偽居惟適正委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無事審
利圖害籌安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
不汨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佞疏鑿適地勢以流
卑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滌性之垢不治水而
治情之害較迹無閒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
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弊
明甚惟人戒歟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
也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先務
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謀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
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
亦疏導其苦苟能此道宜效皋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
後世蘇張之辨勝莊老之道鳴其耀才者或籠愚而不正其矯枉
者又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柳以為
之捲並非其質揠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瑩者楚有屈平
侔著龜者秦聞樛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以不知而為恥皆莫若
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

周以宗疆賦周以同姓
疆固王室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枝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治尚以文重
恩親於同姓世縣其祚大形勢於諸侯自昔后稷開基公劉經始
盛德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大其業成康繼其軌奚永永以能然蓋
親親而得以任先宗子協圖夾輔之勳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趾
天邑中奠侯封外崇大邦小邦兮我所錫壤伯父叔父兮汝其懋
功鞏國勢於寢盛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永法轄
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衣服以華其躬有金路以優其命寶玉分
賜賑膳均慶所以等異諸臣恩先庶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歷之期
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列辟與之贊
襄推本而治尚親則強故蒼錄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
重本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緒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邗茅
之所附眾列邦壤一寧國祚巋然盤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
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藩之固譬夫木之殖枝茂
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繁爾列辟輔予一王秦室寢微

蓋削五侯之壤漢邦未善徒恢七國之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
之操術國五十兮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縣如瓜瓞之實方今
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

佚道使民

民得終佚
勞固無怨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交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思有原得
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井天下之田比民居
之域乃闢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為之衣飢則願為之食法既歸
厚利茲各得蓋上執其道務優佚以便民眾樂其生率歡娛而竭
力春使之作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
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本茲帝
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己利之然後知其佚
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穀播其始化同幽俗之深壤
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爾晝出于塾俾爾宵索其絢無力役以
奪其節無賦斂以為之搔會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

用之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使從
利重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業既畢汝
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優爾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
于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之各得顧閒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
者願耕耘於野俗相廉遜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
厚其本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送
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王道正而百川理

江衍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政修明端
若承天之意眾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宰物之工提平在聖
大而覆載者既輔相以德廣而融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災祥繫
乎邪正惟王有歸往之義益在為公而水存平準之稱遂皆得性
何則明審刑罰持循紀綱直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遵王執此之
政兮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兮信如陰陽有猷有為屏邪心於黨附

或源或委暢柔德以靈長由是溫洛效珍滎河薦祉若江漢焉莫
不歸其潤若吠澮焉莫不循其理民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美
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協夏后之神功救寧洛水豈非德之隆
者高深遠近而必及道之公者徧覆包含而不偏博既通於化育
幽遂達於淵泉上廣堯仁有既陂之九澤下殊幽暴無皆震之三
川況夫中和發於聖誠精稟交於神造萬物之類尚率育而總總
五行之本宜分流而浩浩平康在治茲咸敘於彝倫脈絡交通遂
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惇繆所向阿私或盛外家之寵或簡宗廟
之儀害既作矣時將殆而白馬沉而福益遠金堤塞而民已疲是
以雅什貽譏蓋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重興涌溢之悲殊不知水
之為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之灌溉也其利百然而
疏導則莫勝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惟王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
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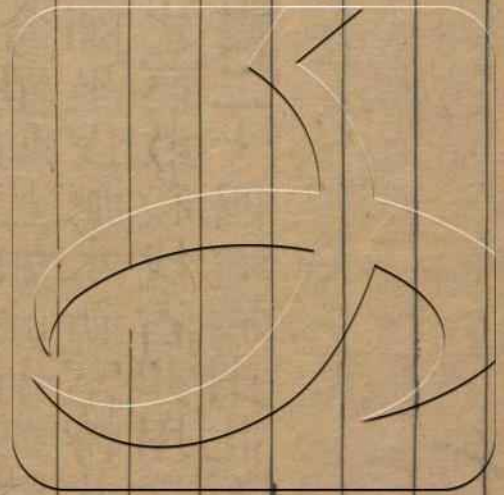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汾陽征虜壓以至誠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四馬雄趨方
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
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縉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
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
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
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革想可汗未厭
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
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
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改露示以誠則意當
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
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
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
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
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

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
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
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
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
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
符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眾立潰昆陽固知精
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
祥之天昇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宋文鑑卷第十一



宋文鑑卷第十二

詩

四言

皇雅十首

定州閔古堂

禘禮頌聖德

魏京

古風

閔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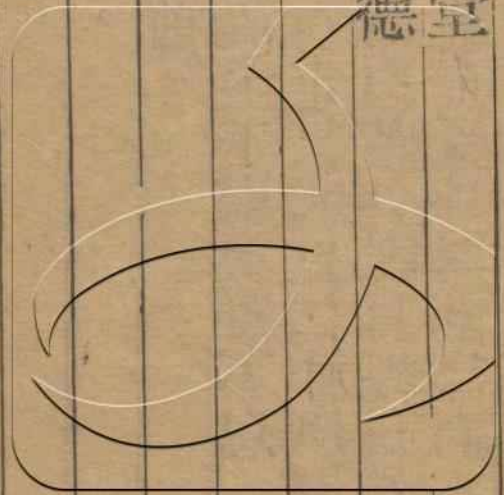
新田

潭州新學

明堂樂章二首

顏樂亭

何公橋



尹洙

富弼

梅堯臣

劉敞

劉敞

劉敞

王安石

王安石

程顥

蘇軾

觀棊

和陶淵明時運

和陶淵明勸農

江郊

河酌亭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宋受命統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徠武以執競匪

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日營合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

初治兵志勤于征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汗叛迹戎輅

戒嚴皇威有赫彼寇誑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反側 帝朝

法宮左右宗公忭夫悍士以雍以容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

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尹洙

西師征蜀也

王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誓合我將臣正

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

而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眾悍

驕彼民危慄當塗叫呶合萬為一匪懷則威 帝心是恤 帝曰

將臣于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

削協于厥中 帝曰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瑠戈備物異數俾爾族

姻及乃文武服在主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

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辱而謫孰暴而猖自

底不諱乃終滅亡 帝戒二俘同卽爾誅予惟民無辜休息是圖

時其輯矣寧威獨夫 帝嗟汗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敷虐

以刑予命典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者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强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
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伴奭凡今
帥臣狃厥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
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俾之畜兵
厚賦靡爾得私毋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不祗子孫承
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鹵俗伎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
垂既夷兇威弗沮 帝御六師百萬貔虎翦其附庸至于城下鋒
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虜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願究吾武 皇

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為王土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
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商觀兵惟我 藝祖亦勤于征匪貸
晉罪俟厥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 二后功莫與京

大鹵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勤于人訓
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
甸有制飭哉惟寅 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立而議我
生艱難暴亂以繼耳狃金鼓目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
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又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勳非賢勿俞巍
巍袞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罔恤迺躬豈無

損辭拂于予衷予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戎容揚揚今 帝
左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單
于革心願交使人 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

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還道 皇曰有眾子實念茲戰
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陲乃俞
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充中土震
騷漠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 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
兵北人遂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治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為明愛怒弗肆孰為重輕毋

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蓋曰任職令之
蔽獄務正其辟鑒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
士靡不率從靡卵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天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
兮西汾睢禮上帝兮賓地祇 皇有征兮吾民以嬉 皇有祈兮
吾民是私天敷佑兮俾 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定州閱古堂

富弼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
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為一路治所實天下
要重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
夫文武才全望傾于時者不能安疆場屏王室也然自國初已來

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曆七年甘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搖以謀應卒驕將悞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迺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昌黎韓公帥真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既而夏大雨河決商胡東北入于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咸不翅千里僵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既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枵困征賦逃無幾而兵不少減兵襲舊幸歎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挫其首惡斬以徇略爲條教餘怙怙就約不敢譁于室至有調發者遠而彌戢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充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賦有餘粒不旁誅橫斂而上下足堙漏補罅一面完固公既擊疆梗之兵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畢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濡酣飫無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爲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

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嘗表其志幸終三年不願亟易也至天子抑騎召而使即以授姑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惕寵處官雖無事未嘗輒自豫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矧臨要重之路憂虞所繫凡是繼畫不可以無法迺擇取歷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創大屋以類相次繪于周壁榜之曰閔古堂蓋欲閔古之人所爲而爲之法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人且天下方遲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場屏王室豈庸考古而後能哉竇公冲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乎古人也其懸知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也雖然錫古蒐善惠人驚已公之意謂其至矣乎公郵問索詩因粗序所致之旨以誌其始而示于後詩曰

朔方之兵勁于九土尤勁而要粵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羆虎失馭而勁驕不可舉曰保曰貝閉壁連阻武爵斯守束手就虜皇帝曰噫汝武曷取有敝必革以儒于撫公來師定始以威怒有兵

悍橫一用于斧連營怛之膽粟腰偃既懼而教如脂如乳以刺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刺靡不和附陰沴為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洩在河之滸民被黜墊田人污莽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感曰吁予敢寧處迺大招來迺大保聚迺營帛粟寒衣飢茹民歸而安水下孰禦強弱死生由公復慮曰義曰仁震肅春煦合和蒸天天順以序公境獨稔爰麥爰黍公俗獨樂夫耕婦杼人雖曰康公亦奚豫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裕人皆謂公與古為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遂擇奇將繪于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戶後有來者依我墻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覩宏乎煥乎千載是矩

禘禮頌聖德

梅堯臣

溥哉孝享將事于靈文武卿士冠劍在庭奚俟 帝齋風霰其零風霰不已鉤陳豹尾龍旂太常立列比比 帝居路寢百辟就次

至于穀旦漫漫翳翳 帝人靈宮左撞黃鍾陞階置玉日氣曠鴻鴻鴻杲杲氛駁陰掃宿于太宮月星皓皓侍祠之臣鵠舉鸞振或捧其匱或進其中輔相夾導俯僂鮮鱗圭瓚以陳登歌以均東向虛位發爵親親平明 帝還紫宸序班望 帝之顏穆穆閑簷步廊廊雪浮陽光大楹爛爛朱陛煌煌稱祝萬壽萬壽無疆卻登寶輿以御端門揭維肆赦雷動乾坤于時都人于時婦女于時蠻夷異口同語 天子萬年仁聖之主臣時執冊與物咸覩敢播于詩庶聞九土

魏京

劉敞

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 先帝巡狩之德以孝思于下于時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人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 聖朝德位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適駿烝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聲譔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 皇曰卿士在昔 聖
考祗適文武維慈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復
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時維獫狁侮予之疆靡
度靡虞跳呼以狂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侵魏及澶羣心不寧 帝
奮厥武百萬其士匪怒以棘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
遠邇 天子其來 天子來止土增其喜孰偷其生以不奮興驅
之渾渾攘之賁賁靡有勅張殲厥鯨鯢或獻其寶或請其命 帝
振于旅維時既定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既
閱爾弓既囊爾矛獫狁臣之四方是休 皇曰卿士 聖孝之德
允于孝思孝思維則爾眎于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
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維人維寇萊公爾敬爾止弼予于治期
爾前人用迪爾事 皇曰卿士維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秦
山之封后土之禪予監若茲維天是眷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
原廟聖人則之孰為彊暴來觀來觀俾讐于威于忠是訓顯顯

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覃之北戎河水東注昭哉禹績時萬斯
年 天子之德

古風

劉敞

子欲富矣何用為富農不若工工不若賈子欲貴矣何用為貴德
不若名名不若勢粹兮純兮三五之人兮終窶且貧兮孰知其珍
兮

閔雨

劉敞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歷官李用晦治大衍軌革太醫趙從
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惡然 陛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
蕃樂損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
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
己巳日入而雨至于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
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聖人之德與天相符言出而物應行發而
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者猶不能違之況其眇者乎竊觀詩書

所載盛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 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
之至謹撰閱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投進以聞
堪輿網緼一晦一明或沉而毀或亢而暘自古以然世習爲常民
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唯所遇之天命
降監在我 元聖兼覆慶裕四方既定維民之恤無所疵病伊年
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歷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弗遇 帝獨
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鎔以坭慮在誠薄不能動天退而齋
心淵默以居鐘鼓不擅宴游不娛左右肅然一懷瞿瞿疏獄省刑
與物更始內恕孔悲引咎在己爰及四海愚智咸喜追悟讜直褒
進淹滯聲色無邇式序在位嬖習權近懾威屏氣已已乃雨若有
鬼神淒淒其風泔泔其雲自東徂西罄無不均匪震匪拔匪溢匪
洩生我百穀區萌畢達以享以食小大胥悅天子之德視雨之施
肇自京師達于四裔無有蠻貊孚我君惠 天子之政視雨之時
養老長幼速哉熙熙更化易俗而民不知 天子之慶視雨之積

自天降康時萬時億眉壽無疆以靖四國

新田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維簡其賦緩其徭而
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來問弊於民而知其故
乃使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與大梁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
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
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士不可賤
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稼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
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閒不可爲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
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踰淮父
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慢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
大熟飽及雞鶩就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
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

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潭州新學

王安石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為善政以德我又不勤我而為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污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榷楸楸撤故就新為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為已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夸無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明堂樂章二首

王安石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者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顏樂亭

為孔周翰作

程顥

天之生民是為一作惟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一作其生聖以道化賢以學生一作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一作其行以榛井埋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進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一作為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

荒鳴呼正學其何可忘

何公橋

蘇軾

天壤之閒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鷓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繼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僛游溢而壞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鏹于盤渦冰拆雷解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伐作銘詩子孫不忘

觀碁

蘇軾

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閒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

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與碁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和陶淵明時運

蘇軾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農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屈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

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

我視此邦如涖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

無親友雲散莫追

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陶淵明勸農

蘇軾

予以紹聖元年十月到惠州四年五月再貶瓊州別駕傲睨之餘慨然有感黎蠻風俗之異乃和陶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失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

天既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植播厥蕪木腐餘是穡貪夫污吏鷹摯狼食

豈無良田無縣平陸獸蹤交蹄鳥啄諧穆驚麇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諸麋以飽耆宿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鋤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藿南東其畝父兄指挺以拱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後冀雲舉雨浹婦姑畢至我

良孝愛祖跣何愧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江郊

蘇軾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

江郊詩云

江郊葱朧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洞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洞酌亭

蘇軾

瓊山郡東眾泉騰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宋文鑑卷十二
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澗有溜以瀹以烹眾噉莫齊白
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既味我泉亦齊我詩

宋文鑑卷第十二

宋文鑑卷第十三

詩

樂府歌行 雜言附

桃花犬歌呈修史錢侍郎

江南春

西遊曲

伐棘篇

吳中曉寒曲

清輝殿觀明皇山水石字歌應制

鷓鴣詞

明妃曲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紫石屏歌

山鳥

李至

寇準

錢易

路振

王琪

王琪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梅堯臣

送撫州通判袁世弼寺丞
永叔月石硯屏

荒田行

桃源行

食黍行

杜甫畫像

題燈

鞠歌行

君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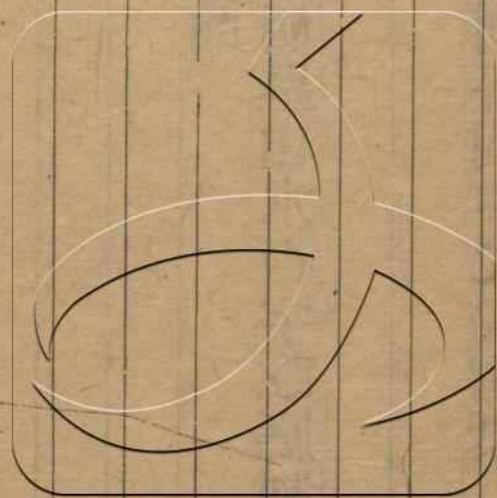
上書行

茂陵徐生歌

熙州行

江南曲

織婦怨



梅堯臣

蘇舜欽

劉敞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陳烈

張載

張載

劉攽

劉攽

劉攽

沈括

文同

自君之出矣

五原行

法惠寺橫翠閣

於潛僧綠筠軒

河復

禽言二首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鶴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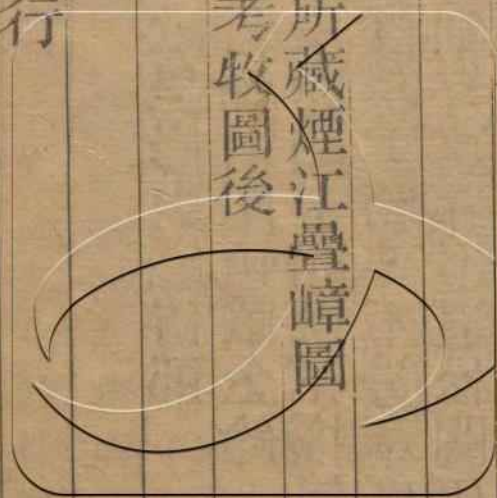
荔枝歎

東方書生行

和謝公定征南謠

以團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贈送張叔和



文同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平南謠

打麥

勿去草

妾薄命

古墨

楊蟠

張舜民

楊傑

陳師道

陳師道

李至

桃花犬歌呈修史錢侍郎

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繪圍頸懸金鈴

先皇為愛馴且異指顧之

閒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搖尾長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

朝飢祗傍御牀餽彩雲路熟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

鑄鼎成忽遺弓劍弃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輜十數程兩

皆漣漣似垂淚骨見毛寒頓憔悴萬人見者倍傷心微物感恩猶

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為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

為褒應不曲白魚赤鴈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

江南春

寇準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西遊曲

錢易

花銷秋老白日短敗紅荒綠迷空館擬將清血灑昭陵幽谷蛇啼半山晚十年辭家勤獻書王孫不許延公車江頭祖廟祭無血重門生草寒離離我有黃金三尺劍姦骨餘痕古波艷佩人函關無故人玉握凋零七星暗

伐棘篇

路振

伐棘何所山之巔秋風騷飈棘子丹折根破柢堅且頑斨夫趁起汗污顏攢鋒束芒趨道還葺之森森繚長藩暮冬號風雪暗天漏寒不鳴守犬眠主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觸鋒身隕顛千矛萬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擅蹠破指傷流血般神離氣沮走蹢躅數尺之墻弗復攀索頭醜奴搔河壩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領沙填填氣脉不絕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强弩一

發山河穿將不叶謀空卽安翫養小醜成兇顛推芻挽粟徒喧喧
邊臣無心靜國艱爲余諷此伐棘篇

吳中曉寒曲

王琪

大澤穹天莽同色碧瓦間門曉花白石岩左右斷行人洞庭一夜
冰千尺曾持漢節單于壘北風如刀割人耳知憐凍足幸雙摧一
生不向胡廷履憑誰贈我紫綺裘中英風土清且柔令嚴氣正天
地肅長歌白苧臨寒流玉蘭酒熟金醅溢大白連雲尙殊克書牕
半掩晝始開幾日紅梅斷消息

清輝殿觀唐明皇山水石字歌應制

王琪

皇家四葉恢聖功天臨日燭清華戎漢條靜治洽柔教老心稽古
開神聰有唐英主稱好文仙毫灑落驅風雲壯哉山水有奇字煥
乎八法存翠珉自從棄置咸陽道蘇駿煙滋委宮草天開神贊會
休辰甄收再作皇居寶如何淪廢三百春迎逢睿鑒來紫宸奎鉤
粲粲光華動羣玉森森氣象新丹鸞春妍瑞靄深文梁藻棟結芳

林鴻翔鳳翥徑方丈杯流泉涌蒙親臨鰕臣榮幸從金輿鉤腕魂
驚拭目初多慙攬筆非清藻唯慶千齡際帝圖

鷓鴣詞效王建作

歐陽脩

龍樓鳳閣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鷓鴣
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輾轉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妝紅
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一作聲轉急南衙促
仗三衙列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禦瑣池臺此鳥懸從何處來
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常嘲啞田家惟聽夏雞聲鷓鴣
謂之夏雞夜夜籠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明妃曲

歐陽脩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
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
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漉向枝上花狂
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歐陽脩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
其下是爲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靜
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晦靄下壓后土之鴻雁試往造
乎其閒兮攀緣石磴窺空磴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
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瓦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
嘗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崖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
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溼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
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疵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
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
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玨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
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硜
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紫石屏歌寄蘇子美

歐陽脩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尺潭潭心無風月
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
月入此石中天有兩耀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
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隳巖隳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
玉奩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景山得之惜不得贈我
意與千金兼白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閒萬
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
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去聲擾擾萬類
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蘇子胥羅列萬
象中包含不惟胷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
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鑄鑿呼工畫石持寄
似幸子留意其無謙

山鳥

梅堯臣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爲石山頭化石可奈何

遂作微禽啼不息

送撫州通判袁世弼寺丞

梅堯臣

帆疏疏織綠蒲二十四幅輕江湖高秋逆水上天去朝過瓜步暮
濡須長風沙頭問鯉魚大孤山側鳴寒烏魚腹無書報家信憑烏
為到西山區西山松柏應更好及取之官來拜掃

永叔月石硯屏歌

蘇舜欽

日月行上天下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為萬物生死門東
西兩交征晝夜不暫停胡為號山石留此皎月痕常存桂樹散疎
陰有若圖畫成永叔得之不能曉作歌使我窮其源且疑月入此
石中分此兩曜三處明或云蟾一作蜃好溪山逃遁出月不可關
浮波穴石恣所樂常娥孤坐初不覺玉杵夜無聲無物來搗藥常
娥驚推輪下天自尋捉遶地掀江踏山岳二物驚奔不復見留此
玉輪之迹在青壁風雨不可剝此說亦詭異予知未精確物有無
情自相感不閒幽微與高邈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入角

彤霞爍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此乃西山石久為月照著歲
久光不滅遂有團團月寒輝籠籠出輕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蟇
從汝惡齧吻可能食此清光沒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徹此雖隱
石中時有靈光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照之僵仆肝腦裂有如君上明
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艷百世無虧盈

荒田行

劉敞

大農弃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止
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卒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
逐魚鹽作亡命

桃源行

王安石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
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
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閒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
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

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王安石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自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歛見隴上黃離離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杜甫畫像

王安石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合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題燈

陳烈

富家一椀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椀燈父子相聚哭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無妙曲

鞠歌行

張載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日孜孜焉繼予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寧昔為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塵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為兮則吾豈敢惟審已兮乾乾

君子行

張載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上書行

劉攽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五百萬此事夸者憂而非志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受書起幄中運籌制千里功成不受二萬戶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半策誅強吳鳴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

自擅至今籍籍宗陶朱大賢富貴不爲己心事邈與常人殊逢時
致身如反手雲蒸龍變無時無君勿愛上書獻賦稱賢豪刺繡倚
市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旦旦爭錐刀

茂陵徐生歌

劉放

茂陵徐生老且迂一心區區長信書拜章北闕三待報意欲霍氏
安無虞那知世主心不同積惡未極難爲功徒薪曲突事不爾壯
侯幾人當受封高岸爲谷邱淵移魯酒之薄邯鄲圍人生快已各
以時舊意望君君不思

熙州行

劉放

自胡請盟供貢職關西二紀剽兵革胡人歲來受金帛地雖國本
胡不惜帝家將軍勇無敵謀如轉圜心匪席精誠動天天不隔鑿
空借籌皆碩畫賈生屬國試五餌買臣朔方發十策偏師倏然盡
西海一月三捷猶餘力百蠻解辮慕冠帶五郡掃地開城壁葱嶺
陂陁蒲類深回笑秦并與禹績尙書論功易等差御史行封自明

白武功馳爵十萬金徹侯印組丈二尺奮行過望理白爾少從進
熟來無極憶昔漢武開西域天下騷然苦征役哀痛輪臺置肥美
割弃造陽損斗僻豈知洮河宜種稻此去涼州皆白麥女桑被野
水泉甘吳兒力耕秦婦織行子雖爲萬里程屋人坐盈九年食熙
州歡娛軍事息天王聖明丞相直

江南曲

沈括

新秋拂水無行跡夜夜隨潮過江北西風卷雨上半天渡口微涼
含晚碧城頭鼓響日腳垂天際籠煙鎖山色高樓索莫臨長陌黃
竹一聲無北客時平田苦少人耕唯有蘆花滿江白

織婦怨

文同

擲梭兩肘倦踏籜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翦織處畏風日
翦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
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向中門下相看各無語
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

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胛露里胥踞門限
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自君之出矣

文同

自君之出矣弔影度晨夕中門一步地未省有行迹闔闈足儀檢
常恐犯繩尺欲寄錦字書知誰者云的

五原行

文同

雲蕭蕭草搖落風吹黃沙昏寂寞胡兒滿窟臥寒日卓旗繫馬人
一匹夜來烽火連篝起銀鵲呼兵捷如鬼齊集弓刀上隴行犬譟
狐嗥繞空壘羌人鈔暴爲常事見敵不爭收若兩自高聲勢敘邊
功歲歲年年皆不同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法惠寺橫翠閣

蘇軾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爲君容幽人起朱閣
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
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峩眉彫欄能得幾時好

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
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於潛僧綠筠軒

蘇軾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尙可
肥俗士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閒
那有揚州鶴

河復

蘇軾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齊
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
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
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
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開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泗滿楚
人恣食黃河鱸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越巫沈白馬河公未許人

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
風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淥神功不用淇園
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禽言二首

蘇軾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辭脫袴溪

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土人謂布穀為脫卻破袴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

漢龐姑去卻還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蘇軾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煙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
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
復見下赴谷口為平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
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景徑欲往置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

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捲兩山娟娟丹楓
翻鷗伴水宿長松落雪驚晝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
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
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蘇軾

我昔在田閒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
自移我坐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
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越
筋骨強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閒馬耳射東風悔
不長作多牛翁

鶴歎

蘇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顏色側睨余豈欲臆對
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頸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
至以身為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嗻然長鳴乃

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荔枝歎

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填坑赴谷相枕藉知是荔枝
龍眼來飛車跨山鶴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
塵濺血留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
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君不
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先取寵稱入貢今年鬪
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在此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
近時亦進姚黃花

東方書生行

蘇轍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讀書口生土窗中白首抱遺經自信此書
傳父祖辟雍新說從上公冊除僕射酬元功太常弟子不知數日
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穎達棄
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隣

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策肥正年少齒疎唇腐真堪
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蹕

和謝定征南謠

黃庭堅

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氏羌軍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
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
臣今日愧包桑已遣戈船下離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
鷓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
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農計歲今餘
幾土兵蕃馬貔虎同蝮蛇毒草篁竹中未論芻粟捐金費直愁瘴
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募蠻夷令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
州郡擇人誠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
言語切為民一洗橫尸血摧鋒陷堅賞萬戶塹山堙谷窮三穴南
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知一朝更
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為可喜說交州雞肋安足貪漢開

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銀印微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
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翁竊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
孝文親遺勞苦書稽首請去黃屋車得一亡十終不忍太宗之仁
千古無

以團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黃庭堅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
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冕旒具宮胎寒弄明月天
網下單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紫皇訪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
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澆君胷中過秦論斟酌古今
來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
祐開皇極第入思齊訪落詩

贈送張叔和

黃庭堅

張侯温如鄒子律能令隱谷黍生春有齊先君之孝女十年擇對
無可人箕帚掃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廟中時薦南園蘋兒

女衣袴得補紉兩家俱爲白頭計察公與人意甚真吏能束縛老
姦手要使鰥寡無顰呻但回此光還照已平生倦學皆日新我提
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
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真我肱三折得此醫自
覺兩踵生光輝國蒲日靜烏吟時鑪薰一炷試觀之

平南謠

楊蟠

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青煙中人骨水有蛟蜃陸豺虎蠻
人傜賊行若飛縱火劫民殺官府溪中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屍變
成土經年鬪戰兵已窮磔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
歡喜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水非
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赤肉致戈戟口不能言心自苦

打麥

張舜民

打麥打麥彭彭魄魄聲在山南應山北五月太陽出東北才離海
嶠麥尙青轉到天心麥已熟鷓鴣旦催人夜不眠竹雞呼雨雲如墨

大婦腰鎌出小婦具筐逐上隴先將青下隴已成東田家以苦乃
爲樂敢憚頭枯面焦黑貴人薦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所親曲終
厭飫勞僮僕豈信田家未入唇盡將精好輸公賦次把斗升求市
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豐歲自少凶歲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將此打
麥詞兼作插禾歌

勿去草

楊傑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
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惟有芳草年年加又不見千里萬里江
湖濱觸目淒淒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
除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
俗浮薄

妾薄命

陳師道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二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
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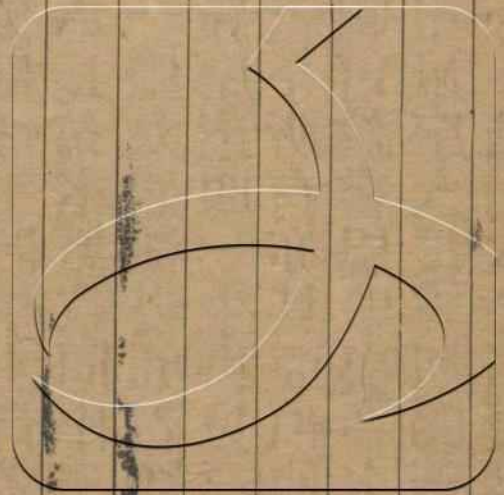
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古墨行

陳師道

晁無斃有李墨半丸云 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
爲文理質如金石亦 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
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
奇乏識者耳敬爲長句率無教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墨丸如漆妾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
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 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
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白璧孰
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
細字答邊臣萬里風塵入長算初聞橋山逆弓劍寧知玉盃人閒
見夜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過
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明窗淨几風日暖
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

宋文鑑卷第十三



宋文鑑卷第十四

詩

樂府歌行

雜言附

勞歌

江南曲

牧牛兒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

于湖曲

秋雨歎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豆葉黃

漁家傲

蓮根有長絲

金山行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許彥國

秦觀

晁補之

晁補之

郭祥正

郭祥正

驪山行

築長堤

叢臺歌

五言古詩

戒兒姪八百字

懷賢詩

五哀詩

橄欖

勸學篇

悼蜀詩四十韻

愆亢取湫水徵巫覡致禱亟遣罷去越翊日漸獲優洽

寄岳陽劉從事

溫泉詩

李薦

田畫

賀鑄

范質

王禹偁

王禹偁

王禹偁

張詠

張詠

劉筠

韓丕

錢易

夏日山居

諭蒙詩

勞歌

种放

种放

張耒

暑天三月元無雨雲頭不合惟飛土深堂無人午睡餘欲動身先
汗如雨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轂十石弩半納遮背是生涯以
力受金飽兒女人家牛馬繫高木惜恐驅牛犯炎酷天工作民良
久難誰知不如牛馬福

江南曲

張耒

江蒲芽白江水綠江頭花開自幽淑人家晨炊欲熟時旋去網魚
惟所欲往來送租只用船未省泥沙曾汗足有錢買酒醉鄰畔終
日數口常在目不學長安貴公卿每遣離心寄朱轂朝游巖廊暮
海島遣人未歸身自逐

牧牛兒

張耒

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

風清麥深蔽目田野平鳥健礪角逐草行老牴臥嚙飢不鳴犢兒
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崗頭
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牧風日薄近村牧
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

張耒

山深巖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走不停驚電疾雨
來如傾山前雨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槎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
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闕不怯萬竅卻欲藏雷霆鞭驢疾驅者
誰子石路嶮澀驢凌兢目迷心懾愈走愈不及來憩樹下如寒蠅
蒼茫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孫家古圖
才可辨柰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愛之良有以昔
日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堂輸爾朱門貴公子

于湖曲

張耒

蘇湖令寄示温庭筠湖陰曲其序乃云晉王敦反屯于湖陰帝微

行至其營敦夢日遶之覺而追不及故樂府有湖陰曲按晉地志
有于湖而無湖陰本記云敦反屯于湖又曰帝至于湖陰察營壘
而去子頃遊蕪湖問父老湖陰所在皆莫知之也然則帝至于湖
當爲斷句乃作于湖曲以遺之使正其是非云

武昌雲旗蔽天赤夜築于湖洗鋒鏑巴滇綠駿風作蹄去如滅沒
來不嘶日圍萬里纏孤壁虜氣如霜已潛釋虵矛賤士識天顏玉
帳髯奴落妖魄君不見銅駝陌上塵沙起胡騎春來飲灑水浮江
天馬是龍兒蹙踏揚州開帝里王氣高懸五百秋弄兵老滯空白
頭石城戰骨臥秋草更欲君王分上流

秋雨歎

許彥國

霖雨不出動隔旬門前秋草長於人江湖浩渺欲無岸錦石最小
猶生雲微陽片月何曾見只有莓苔昏筆硯田家黍穗未暇悲茅
屋且爲螢火飛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秦觀

參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銜青漪。兩猿上下一旁掛，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飡草嚼含春嬉。藝老筆精湖海書，推意忘形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鴟，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橐爲垂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樵爛爛明冬曦，榛蕪羽革分毫釐。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閒重借披。

豆葉黃

晁補之

蒹葭蒼豆葉黃，南村不見岡北村。十頃強車滿箱，西家未上場豆葉黃。野離離，鼠窟之兔入畦，豕豚啼啾啾，銜角復銜其豆葉黃。穀又熟，翁媪衰鋪糜粥，豆葉黃葉黃不獨，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棗紅皺，豆葉黃穰穰，何膈膈腰鎌，獨健婦大男往，何許官家散弓刀，要汝殺賊去。

漁家傲

晁補之

漁家人言傲城市，未曾到生理。自江湖那知城市道，晴月七八船。

熙熙在清川，但見笑相屬。不省歌何曲，忽然四散歸。遠處滄洲微，或云後車載，藏去無復在。至老不曲躬，羊裘行澤中。

蓮根有長絲

郭祥正

蓮根有長絲，不供貧女機。柳梢有飛綿，不暖寒者衣。朝歌悠悠暮歌短，下地沉沉上天遠。東生白日還西流，志士長懷萬古愁。

金山行

郭祥正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夜閣掛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鎚蛟龍。寒蟾八月蕩搖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人間未成往，壯觀絕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驪山歌

李廌

君門如天深九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爲來此
驪山中複道連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紅林深谷暗迷八駿朝
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峩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散羽
衣空麋鹿來遊猿鶴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人不掃羯鼓
樓高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醯雞築臺未就已堪
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自迷由來流連多喪德宴安鳩
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築長堤

田畫

築長堤白頭荷杵隨者妻背脊偃漢筋力微以手置胷路旁啼老
夫七十嫗與齊五尺應門生兩兒夜來春雨深一犁破曉徑去耕
南陂南隣里正豪且強白紙大字來呼追科頭跣足不得稽要與
官長脩長堤官長亦大賢能得使者意正堤駕輶軒不復問餘事
終當升諸朝自足富妻子何惜桑榆年一爲官長死

叢臺歌

賀鑄

累土三百尺流光二千年人生物數不得待摧頽故址秋風前武
靈舊壘今安在禿樹無陰困樵采玉簫金鏡未銷沉幾見耕夫到
城賣君不聞叢臺全盛時綺羅成市遊春輝一從凋輦閉荒草蕭
散行雲無復歸招魄想像風流在晴華露蔓猶依稀紆棘逕撩人
衣禾黍晚成貺貉肥層簷壁瓦碎平地夢作鴛鴦相伴飛登臨弔
古將語誰城郭人民今是非指君看取故時物南有清流西翠微
彷徨華表不忍去豈獨遼東丁令威

五言古詩

誠兒姪八百字

范質

昨得謝課書希於京秩之中更與遷轉余以諸兒姪輩生長以來
未諳外事艱難損益懵然莫因扞古詩一章曉之
去年初釋褐一命列蓬邱謂謝青袍春草色白紵奔如仇適會龍
飛慶王澤天下流爾得六品階無乃太爲優凡登進士第四選昇
校讐歷官十五考敘階與爾儔如何志未滿意欲陵雲遊若言品

位卑寄書來我求省之再三歎不覺淚盈眸吾家本寒素門地寡
 公侯先子有令德樂道尚優游生逢世多僻委順信沉浮仕官不
 喜達吏隱同莊周積善有餘慶清白為貽謀伊余奉家訓孜孜務
 進修夙夜事勤肅言行思悔尤出門擇交友防慎畏薰蕕省躬常
 懼玷恐撥庭闈羞童年志于學不墮為箕裘二十中甲科頰尾化
 為虬第二十三進士及三十八翰苑步武向瀛州四十登宰輔
 年四十一貂冠侍冕旒備位行一紀將何助帝猷既非救旱雨豈是濟
 川舟天子未遐弃日益素餐憂黃河潤九里草木皆寢漬吾宗凡
 九人繼踵昇官次門內無白丁森森朱綠紫鷓行泊內職亞尹州
 從事府掾監省官高低皆清美悉由僥倖昇不因資考至朝廷懸
 爵秩命之曰公器才者祿及身功者賞於世非才及非功安得專
 厚利寒衣內府帛飢食太倉米不蠶復不穡未嘗勤四體雖然一
 家榮豈塞眾人議駟駟十目窺齷齪千人指曾參云十日所視古
 思長借問你與吾如何不自媿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

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
 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
 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
 刺毛詩相鼠刺無禮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
 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
 謹厚性化為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
 者眾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為身累舉世
 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
 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翫戲所以
 古人疾籛除與戚施舉世重任俠史記呼俗為氣義為人赴
 急難往往陷刑死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馬援告兒孫舉世賤
 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
 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
 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

名勢名勢不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
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
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懷賢詩

王禹偁

僕直東觀時閱五代史見近朝名賢立功立事者聳慕不已思欲
形于詩詠而未遑今待罪上維不與郡政專以吟諷爲事業因賦
懷賢詩三首仍以官氏列于篇首云

桑魏公

維翰

魏公王佐才獨力造晉室揮手廓氣竄放出扶桑日感慨會風雲
周旋居密勿下民得具瞻上帝賚良弼沉沉帷幄謀落落政事筆
品流遂甄別法令頗齊一跋勅朝據案論兵夜造膝多士若鴛鴻
官材咸有秩諸侯如狼虎請謁盡股栗秉鈞多事朝綽綽有紀律
遠將留儀比近以贊皇正志在混車書誓將闡儒術皇天未厭亂
運去何飈歛高祖厭寰區少帝無始卒老成既疏遠羣小相親暱

瀆武兵漸驕倒懸人不恤和親絕強虜謀帥用悍卒魏公在藩垣
上疏論得失七事若丹青辭切痛入骨忠言殊不省直道果見屈
鐵馬從北來煙塵晝蓬勃穹廬易市朝左袵雜纓紱主辱臣不死
囚縛自安逸唯公獨遇害身殞名不沒惜乎英偉才濟世功未畢
一讀晉朝史遺恨空鬱鬱子孫亦不振天道難致詰

李兵部

濤

有唐張曲江盛名何曄曄請誅安祿山先覺不見納胡鵠有反相
其事遠相接賢人何代無舊史聊可獵兵部事晉朝文學中科甲
強臣方跋扈朝士多惟怯獨持尙方劍願斬犇鯨鬣堂堂張彥澤
反勢凌閭闔邦章請顯戮直氣不可壓三進叩玉墀植笏立萸萸
皇情彌慰撫清問屢應答給焉念小恩曾不顧大業高吟歸去詩
潺湲淚承睫族種卽亂華有同虞不臘張公領鐵馬朝市胡塵合
刺謁甚閑詳辭氣殊不懾虎狼不敢害加禮爲下榻當年奔蹇謬
異代居調燮相位席不煖帝澤安可洽斯人旣淪亡此風亦蕭颯

滑稽何足累大節世已乏安用學腐儒屹屹守禮法

王樞密

西樞經緯才慷慨遇真主文學中甲科風雲參霸府直躬在密勿
未始畏強禦憑案讀古書箕踞視太祖澤欲浸生民化將遠邃古
拆寺遇武宗排佛如韓愈盡髮羣苜芻使之藝禾黍兵威遂強盛
人力不耗蠹世宗征淮甸委任當留務馬前拜侯伯塔下列棋斧
叱咤氣生風將校汗如雨手築太平基胼胝不輟杵具瞻人有望
衰運時不與脩短天難忱殲奪民何怙恩深與小斂撫惇甚悲沮
云亡復殄瘁前哲非虛語世豈乏賢良材難具文武厯象過義和
文章敵燕許可能推眾人冥冥歸塵土子孫雖眾多必復事未覩
誰銘遷客詩高揭王公墓

五哀詩

王禹偁

予讀杜工部八哀詩唯鄭廣文蘇司業名位僅不顯者餘多將相
大臣立功垂裕無所哀矣噫子美之詩蓋取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而已非哀乎時也有未列於此者待因志而嗣之云

故尚書兵部侍郎琅邪王公

琅邪名父子少孤起徒步贊謁桑魏公藻鑑非易與撫頂久歎惜
王楊許為伍諸侯取為官佐幕大名府主帥杜重成功大心跋扈
天驥被繫維神龜羅網罟六師薄孤壘三面開生路主人既釋放
賓筵因註誤逼脅本非辜貶謫尋不赴折腰紆墨綬搦翼久未舉
梁竦聽州縣長卿有辭賦裏行旌邑政柱史登朝序揮彈志不樂
潤色身有紫錦窠應列宿星垣吟藥樹丹青生帝典金玉鏗王度
東觀秉直筆南宮司貢部時英萃門下藹藹騰嘉譽鵬掀六月風
豹蔚七日霧多才同列忌疾惡姦人怒排斥屢專城織羅仍典午
名宦頗流離衣食常貧窶文明起代邸振拔非不遇紫微雖正拜
白髮已遲暮史魚直有遺根也剛不吐非才占清列志欲投兕虎
英俊在草萊力能生翅羽毀譽兩無私華袞閒蕭斧掌選循故實
尹京恥鉤鉅名位僅三事疾療嬰二豎告滿拜貳卿君恩慰沉痾

終見哲人萎蕭蕭空壟墓鯉庭有令嗣鳳閣登仙署兩制列門生
九原應自許蒼蒼猶足信吾道似有訴餘慶在子孫明明深可據

故尚書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貶萊州司馬渤海高公錫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高公在紫微
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野惜哉傷躁進忤旨出閣下
吾君登大寶兌澤連霏灑均陽又淮陽移徙曾不暇遂無牽復命
虛偶文明化何路得自新齋志入長夜人謂責太深終于郡司馬

故殿中侍御史榮陽鄭公起

柱史有名跡清才自天縱運思慶雲合落筆醴泉湧歌詩與文賦
錚錚人口諷揚袂入澤宮鶴心一箭中恃才善戲謔負氣好侮弄
大志有誰知細行乖自訟小諫事世宗惕惕佩光寵 太祖方歷
試握兵權已重上書范魯公先見不能用歷數不在周謳謠卒歸
宋汗漫失屠龍接輿遂謫鳳行荷伯倫鋪高臥畢卓瓮 神德
不為嫌優待臺憲俸晚求萬泉令吏隱官資冗一旦隨朝露識者

彌哀痛無子副家聲身世若一夢文編多散失人口時傳誦空持
一器酒何處澆孤冢

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

汾陽飽經術賦性甚坦率在昔舉神童廣陽推傑出尚書誦在口
何論落白筆公應舉時口念總角取科名弱冠紆纓紱早佐襄陰
幕漢鼎入周室失志罷屠龍伴狂遂捫虱周行亦偃俛吏隱多放
逸滑稽東方朔圖畫玉摩詰古文識蝌蚪奧學辯萍實字窮蒼頡
本篆證陽冰失王績醉為鄉伯倫居無疋俸錢乏一囊官路從三
黜朱衣多不著白髮仍慵懶漸老羈旅年方見昇平日忽以伎術
召此意殊鬱鬱放口忤無鬚何門求造膝遁逃終見捕譴逐道中
卒遺孤落閭荒塚鳴蟋蟀手澤漸難求誰家耀箱帙投弔焚此
詩九原應有物

故太子中允知洛陽縣事穎公贊

洛陽富文彩峭拔四子流提筆入廣場辭氣干斗牛擢第在芸閣

言事觸冕旒左降宰百里道勝心無憂才高恥吏役放蕩不檢脩
起應賢良科下筆不見休青宮尚淹恤寺縣且優游輕財糞土賤
高義雲天浮懸磬任貧窶盈樽長獻酬知已彼何人鳳閣與鰲頭
推挽終不起壯志將焉收晚年圯橋役關市良可羞忽焉爲異物
寒草封一邱孀嫠應凍餓交友誰尋求遺孫方稚齒爽秀已迥迥
皇天若有憑必使光貽謀

橄欖

王禹偁

江東多果實橄欖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澁
歷口後弃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辭
直道逆君耳斥退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采詩者
無輕橄欖詞

勸學篇

張詠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門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
莫遺寒如灰晨雞固自勉男子胡爲哉胷中一片地無使容纖埃

海鷗尚可狎人世何嫌猜勤慎君子職顏閔如瓊瑰刻薄小人事
斯輩直可哀放蕩功不遂滿盈身亦災將心雖內疚禍福本無媒

悼蜀詩四十韻

張詠

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爲審官院考績引對天子曰天厭西蜀歲
荐飢饉任失其人枉政殘剝民興惡作孽授命虎旅殄滅兇逆矧
彼黔首不聊其生觀人安民朕意罔怠寬則育姦猛則殘俗得夫
濟者實難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印焚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
愛汝其欽哉祇奉命乘輅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職噫謀
術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賦斂乃息存恤窮困招緩流亡杜厥
剝削宣揚皇風閱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
聽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師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強暴乎良家困
弊漸復從其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天子遠九重孤賤者憚權
豪而不敢言嗚呼雖采詩之官闕之久矣然諷詠諷刺亦不可寂
然詠敢作悼蜀古詩四十韻書于視政之廳有識君子幸勿以狂

警為罪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
 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鬪雞破百萬呼盧縱大噪
 遊女白玉璫騎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慚恚禾稼暮雲連
 紈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極禍必作
 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情性非方直
 多為聲色著從欲竊虛譽隨俗縱貪攫蠶食生靈肌作威恣暴虐
 佞罔天子聽所利唯剝削一方忿恨興千里攘臂躍火氣烘寒空
 雪彩揮蓮萼無人能卻敵何假施孽柝害物贖貨輩皆為白刃爍
 瓦礫積臺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鎖蒼蕪庭軒喧燕雀斗粟金帛市
 束芻羅綺博悲夫驕奢民不能飽葵藿朝廷僉元戎帥師蕩兇惡
 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焰晶熒破作鋒熠爚兵驕不可戢
 殺人如戲謔悼耄皆麗誅玉石何所度未能翦強暴爭先謀剽掠
 良民生計空賒死心殞穫四野起豺狼五畝孰耕鑿出師不以律

餘孽何由卻俾夫熾蜂蠹寡術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顏食天爵
 世方尚奔競誰復振譽謬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寥廓時稱多英雄
 才豈無衛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略

赴郡之初尋屬愆亢有司舉舊典取湫水徵巫覡以致禱
 而涉旬靡應農事方急遣罷去越翊日漸獲優洽

劉筠

優詔將州任視政纔旬時田峻訴災嘆坐虞多稼萎雲將掉頭去

波臣涸轍危行部殊未及隨車杏難期往慙神父化鮑德守南陽時多荒災唯

此郡豐稔吏民愛悅號為神父今取早母嗟蕭雅所臨必赤地諸曹白事者雩典

舉舊規郡北岐棘山上有三湫池衙吏繫齊往汲水置縹瓷朝服

領巫覡詰且迓諸岐承以結綵輿奉於五龍祠自是率賓介寅午

款于斯紛敷薦楮鏹浸漬灑楊枝瓦鑪松香鈍瓢樽黍酌醑四壁

繪神變正筵塑靈儀恠若葉公牖怪甚葛仙陂老覲十數輩勃屑

頭如魃童巫及伶倡貌寢語嘍囀但多蕪益質曾乏婉變姿交手

操鈴拂合譟屢傲喧塵著蓬髮穢汗落粉頰一聞且一嘔掩鼻
以攢眉隋蔚朝待族敗革震散之異飄暮欲息竅竹呼復來慢黷
固已甚誕妄相馮隨如是者浹日僅得沾服滋嗟子政無狀百拜
胡敢辭矧夫民習俗姑用慰齋咨抑聞古人言天鑒人無私神道
貴得一何乃託邪師遽俾送秋勺撤役勤繭絲申明恤刑詔挺重
捨輕疑從此四三日油濡洽封圻又聞堯湯世水旱軫君慈存救
自有術斂散適所宜元元無菜色九載尚熙熙周禮地官職皇舞
雖有祈道經涖天下傷民誠弗爲惟神稟聰正遠鬼務肅祗願守
有常德可戒興妖思

寄岳陽劉從事

韓丕

秋來憶故人寓目臨大野遠近聞清商依稀奏幽雅經霜樹半紅
無風葉自下一片洞庭心聊憑塞鴻寫

溫泉詩

錢易

悲哉天寶時帝耄政不修寵幸尊婦人陰極陽已柔外戚盛本枝

櫛比封列侯丞相大將軍備位甚悠悠天下安既久積漸力不周
車服金玉煥黎庶飢寒愁驪山溫泉宮晝幸與夜游一游百司備
萬費一日休誰能心目快化作社稷憂國忠恣吞噬林甫懷姦偷
胡雛據太原鍾鼓無計收黃塵滿長安慘黷九廟羞唐天未使絕
返正如疾瘳自茲遊賞地荆棘生荒秋舊物悉已廢蜘蛛挂重樓
覽者咸寒心一過三迴頭因知帝王業堅固宣鴻猷豈可信嗜欲
侮弄生瘡疣雕墻峻宇誠簡牘況有由飜思黍離章續之應可仇

夏日山居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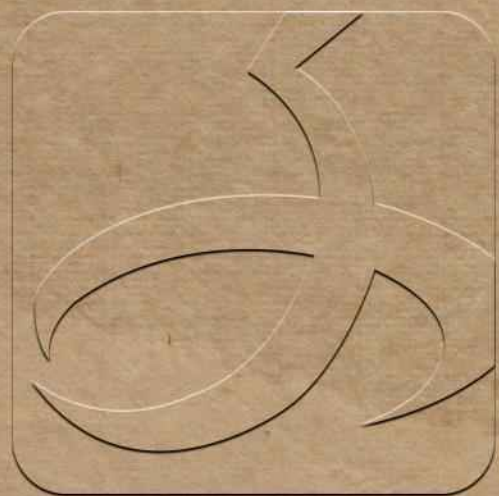
种放

陰陰林木靜寂寂無人境紅綻紫葳香嵐沈玉膏冷看雲時獨坐
慎事常中省何客馭風來新篁動疎影

論蒙詩

种放

大盈卑百瀆自成浮天濶崇邱下累塊竟爲蔽日深王者在謙小
夙惟堯禹心拜言尊賢仁慎德棄珠金自滿九族散匪驕百善尋
炳茲夏商鑒滅國因夸淫



宋文鑑卷第十四

